

江湖卷

逐鹿图

下

傅清欢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逐鹿圖

（下）

江湖卷

傅清欢

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逐鹿图 / 傅清欢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113-6195-0

I. ①逐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4062号

逐鹿图

著 者: 傅清欢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附 离

封面设计: 鱼京山鸟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35mm × 965mm 1/16 印张: 57 字数: 776千字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6195-0

定 价: 86.00元 (全三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第九章 梦里浮生叹断肠

- 一、错情铸就 / 002
- 二、覆鹿寻蕉 / 018
- 三、堕甑不顾 / 035
- 四、言照相思 / 053
- 五、情之所起 / 064
- 六、棋布错峙 / 095

第十章 谁施翻云覆雨手

- 一、计中美人 / 110
- 二、步步为营 / 130
- 三、作壁上观 / 142
- 四、金蝉脱壳 / 157
- 五、防意如城 / 178



第十一章 斗角钩心各逞谋

一、星夜波澜 / 200

二、双生华女 / 213

三、击搏挽裂 / 239

四、西窗夜话 / 256

五、萍踪箫迹 / 275

外篇 人生只似风前絮 / 287

第九章

梦里浮生叹断肠

她常常如此，暗地里望着一人转身离去，独留与她一片寥落背影。

那个背影，有着宽阔的双肩、有力的臂膀，还有如墨的玄衫，时而带入天光，时而融入夜色。

可是，现如今，她怕是再也看不到了。



一 / 错情铸就

海棠林间小径，忽有劲风掠树而过。

枝头花瓣纷飞飘落，缤纷如雨。劲风里，一道青影时显时无，转折林中机关所在。花木摇移兀转，无路之处门户洞开。

那袭青衫落落，直闯关着慕容馥的黑牢。

倏然之间，十八道黑影犹如鬼魅，迅捷而出，以那青衣男子为中心，团团包围。青衣男子倒不见惧退，身子挺拔，周身气势如一把即将脱鞘的宝剑。空气中，凜凜地，宛如蓄满雷霆，一触即发。

黑衣侍卫皆身穿武士服，衣角边缘有着一致的银线海棠花图纹标志，在日光下耀出刺目光芒。

每人皆长剑负背，行止合如符契。他们皆感觉到眼前人身上的强烈劲气，不约而同地心下一凜，站立间皆有防守姿势，双手下意识已握上剑柄。但尽管如此警戒，也没人真的拔出长剑。檀静玉不仅是海棠山庄的客人，也是二少庄主的至交兄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不会轻易与檀静玉动手。

其中眼看是领首的一人，率先问道：“檀公子此番到来，不知可有庄主命令？”

檀静玉目若寒星，眸光锐冷一转，不直接回答，反冷冷道：“让开。”飞扬的发，是他心绪的泄露。

明眼人都能感觉得到他身上的那一股摄人的寒凜之意，心下除了被他的气势震慑到之外，更多的是惊讶。檀静玉与海棠山庄主人相识

已是日久，每每至此，时常会小住几日，是以山庄里众人对他都颇有印象——此人性情潇洒，不拘于小节，待人亦极是平和，不管对上对下，皆是如此。

从未出现过此时这种境地。

众人虽是心中惊异，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但他们身负要责，奉命看守，也管不得其他许多，只道：“檀公子若无庄主命令，不请自来，小人恕难从命。”

随着语音落下，侍卫们陡觉一股无形劲气逼摄而来，周遭压力一时大增，迎首便见檀静玉袖风一挥，一阵青芒带出劲气。正挡在玄铁牢门所在的两名黑衣侍卫抵挡不住，被逼退了数步。檀静玉身形一晃，连残影也未见得，人已迫近玄铁牢门。

众黑衣侍卫乃属山庄特别训练的隐卫，修为与反应均在常等侍卫之上，眼见檀静玉要强闯黑牢，身形倏然变转，阵法自出，长剑锵然脱鞘。

众侍卫身影变动，势若旋风！

时下，日渐转正，剑影折动日光，暴闪出锐冷锋芒。劲气呼啸，朝檀静玉后方当空罩下，并且封住檀静玉再一步靠近黑牢的前路。

檀静玉毫不回头，目光略微一侧，凌厉如霜。只见他倏然一晃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身姿当风卓然，以退为进，众人长剑一时落空。

这些侍卫到底历经多番训练，乍一失手，丝毫不减缓他们的动作速度，反而动身之间迅疾如豹。长剑随着身形变动，锐猛再击，嗖嗖的利剑破空之声起伏响起。

檀静玉身形陡转再避，反掌一击，漫天花影霍然暴起，震飞迎面而来两名黑衣侍卫手中利剑。他出手并不下狠劲，不欲伤人，意在绕过他们直入黑牢。但这些黑衣侍卫显然比他想象中更为难缠，即便被打倒在地，也都是刹那间反身弹地而起，迅速加入阻挡战圈。

黑牢之外，日色暴烈如电，闪动一片忽起忽落、忽前忽后的芒芒剑影，而剑影中一袭青影瞬忽转移，在团团围截之中，飘逸穿行飞花之间，直朝玄铁牢门疾飞而去。

黑衣侍卫们视线交流，互为点头，随即剑走偏锋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锐芒毕显。十来把剑同去，其中一把剑，最先划破层层落英飞花，直朝檀静玉后脑枕骨之下内凹之处脑海穴。

脑海穴，人身数大死穴之一。

檀静玉目光一闪，侧身踏步，身子突然回转，长剑直逼他咽喉而至，他面容鬼魅，唇角轻抿，不避，反是迎身向前，双手皆负身后，一身惊心动魄的波澜之势。

黑衣侍卫持剑之手顿然一僵，长剑停在半空之际，仿佛被空中一道沛然且无形的力量吸附住，进不能，退不能。

锐风逆转，沙石乱飞，击在脸上均是一阵刺痛。

檀静玉发丝向后飞扬，青衫衣角奋然翩扬，他一足猛然踏地，气旋如波，朝四下激荡开去。

飞花狂舞！

周围，是一股无可比拟的锐利之气！

这时，黑衣侍卫们察觉剑上被掌控的劲力一松，匆匆朝后翻身，以手撑剑，单膝跪地，盯住檀静玉，却觉手上顿然一矮，所有长剑从中断折。

方圆两丈内，堆积落花震扫而空，露出玄石板来。而两丈之外，落花堆积由薄到厚，一圈一圈，如水波荡纹一般扩开去。

四丈外的花树，皆在同一个高度，一折为二。

在场之人，皆是惊惧不已。

这就是……天武圣的力量？霸道！狂肆！势不可当！

江湖中，看到天武武者，比看到稀世美人的机会还少。能亲眼一睹天武力量，那便更为稀罕。

因踏入天武阶的武者，都不大喜欢动手。

黑衣侍卫们都知道，能在这样力量下得生，那不是侥幸，而是因为，出手者并不想杀人。

檀静玉冷扫一眼，转身，径直朝玄铁牢门走去。手上钥匙叮当作响，正是起先缠斗之时，自一名黑衣侍卫腰间夺下。

黑衣侍卫不顾生死，掷开断剑，变手为爪，直抓檀静玉背心——明明知道是蚍蜉撼树，他们却不能不阻止。

“住手！”

红影一闪，伴随一声厉喝，楼盈月陡然出现，挡在檀静玉背后。

手如利爪，在楼盈月咽喉半寸处生生停住！

她的出现，所救下的是黑衣侍卫的命，并非是檀静玉。

黑衣侍卫猝然收手，连退数步。众人皆微俯首，恭敬道：“女郎不该来此。”

楼盈月命令道：“让他进去！”

“未有庄主命令……”

声音未完，便被楼盈月打断，她双眸轻瞪，柳眉剔竖，怒道：“你们是想对我动手吗？谁借你们的狗胆？”

众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面面相觑。

檀静玉已打开第一重玄铁大门，黑暗迎面罩至，他快步走了进去。

黑衣侍卫道：“请女郎让开，卑职若丢了人，这看牢的数十人都将陪葬，女郎不要为难。”

楼盈月稍收怒容，低眉扫视，道：“你们放心，他不会把人带走的。”说罢，也转身走进牢房。

楼盈月虽是海棠山庄的半个主人，却从来不曾靠近过黑牢。今日初次踏入，她忽然明白，檀静玉何以会这般失控。

一脚踏入其中，四面八方黑魑魑，只觉得满目郁黑昏惘。若无执灯，浑若失明。一旦静下来，仿佛连自己的存在都无法感受。没有什么比无尽的黑暗更叫人束手无策，没有什么比失去光明更加折磨人。究竟有过多少人，在这样的黑暗里挣扎求生？

楼盈月浑身一颤，陡觉周围寒气缭绕，锐冷渗骨，急忙停下脚步，呼道：“快取灯来！”

未几，一点光芒晃动，越晃越大，黑衣侍卫手执绫灯行来。

楼盈月接过灯，继续前行，穿过一道道已被檀静玉打开的玄铁大门，往最深处的牢房——慕容馥所在走去。

越往里去，便越发觉得阴寒，待楼盈月踏入最后一间牢房，空气中的锐冷一下子摄住她全身，好似在这鬼魅之地，潜伏着一只冰凝的巨兽。巨兽伸展着锐利冰冷的爪，摄住来人。这寒冷，比霜雪冰封的寒冬腊月更为冰冷刺骨。

楼盈月周身微一颤抖，手搓双臂，抬眼看去。

青衫男子身坐冰冷石榻上，后背斜靠着墙，双手紧紧抱着一名女子。女子被他揽抱在怀里，长发肆意垂散至地，露出的头面双手，乍看有些诡异。

他眉心紧蹙，唇色发白，双手攥住女子的手，不停地哈着暖气。

空气里寒意森冷，呼出气息均携白雾痕迹，但卧躺在男子怀中的女子却不见气息，全身上下，更是一动也不动。

楼盈月趋身近前，触目可见女子肌肤如冰般透明，眉目五官如浮托冰上，身体中的青紫血脉、经络、细小血管，均是纤毫分明。一眼看去，如妖似魔，极尽诡异之态。更严重的是，肌表之上，皆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冰霜，被抱着的身子僵直，整个人宛如冰雕所成。

楼盈月见此番情形，知慕容馥不仅仅是病了那般简单，不禁走上前握住慕容馥脉门，顿觉一阵锐冷如针，透骨刺来。楼盈月猛地弹手放开，劲气护身，才敢再握上去，却发现慕容馥竟是脉息全无。

楼盈月双眸圆瞪，不可置信地连退两步，言语断断续续，犹带哭腔，道：“阿馥她……她死了……”

青衫男子陡然转眸，厉声暴喝：“她没死！”原本如琥珀般净澈的眼眸中，此刻红丝遍布，眼神锐利如冰霜利刃，蕴着无穷的杀气与凛寒。

楼盈月被他一喝，惊得踉跄几步，手上的绫灯晃荡，牢中光色，一时摇曳。

摇曳的不只是灯，也是心绪。

她与他，相识已逾七年。无论是何时何地的他，从来都给她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温暖。他是那样潇洒风流、轶荡磊落的一个人，周身上下，全然不见一国王子的高傲，也不见身居高位的自骄之气。他亲切

得如同亲哥哥一般，每次进庄来，都会给她带好玩的小礼物。

在庄中时，他有时给她讲一些江湖趣事，有时会跟她对练几招，有时听她发发牢骚……一直以来，他从未对她呼过一句重话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他从来都是冷静的、自控的，书上讲的那些“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，她总觉得，形容的不就是他？

最记得的是，二兄出事那一年，他亲自将“骨灰”带回海棠山庄。

那时，大兄悲愤欲绝。因二兄是被他父亲所害，大兄齐聚了山庄所有高手，在山下围杀他。这番境地，他本早已料到，可他依旧亲手将“骨灰”送来。如此险境，他身上不带一件武器，双手捧着骨灰坛，面对众人，一丝慌乱也无。就连动手，也不曾伤害到山庄里任何一人性命，只求进入庄中来。

强行入庄见到父亲时，他身上被砍了七道深口子，却面不改色，眉额不蹙，将骨灰盒亲自交到父亲手中。

可今日，她见到他失控愤怒得要杀了爹爹，他不顾一切地闯入黑牢，他对她的厉喝……楼盈月知道，这都不是他的本心。如果要深究，罪魁祸首不是别人，是她，是她楼盈月自己。

楼盈月猝不及防，满腹酸楚。可是空气太冷，将她的眼泪锁在眼眶中。

少顷，手间的灯光渐渐稳定，不再摇晃，她偏立一侧，低声道：“檀哥哥，对不起，都……都是我的错，我……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阿馥她……”

灯芒淡淡，檀静玉双目垂敛，眉心蹙痕深深如印。忽地听楼盈月此言，他的手顿了顿，声线沉郁，道：“盈月，我……不是对你生气，我是对我自己生气……”

他看着她的生命在他手中流逝，枉他也习了那么多年的医，如今他依然这样眼睁睁，无能为力。

四年前是韶斓，如今是她，生命有一种故剧重演的悲怆，他怎么也掌控不住。

楼盈月看着他，那张脸上有一种生无可恋的萎靡，吓得她心惊。

“倘若并非因我，她不会受伤，不会无依无靠，不会孤苦伶仃，不会……若不是我，一切，本来都会更好，是我把她推入深渊……甚至现在，这些都是因我而起，而我，却救不了她！”他的语气里，有一丝难以辨别的情绪，仿佛水波中动荡的黑影，无法分清究竟是无奈，是自责，抑或是悔恨。

楼盈月心下五味杂陈，一时也未回味清他口中的另一番意味，以为他只是在谴责他自己的无能为力，不禁问道：“檀哥哥，阿馥她……她全身像是被冰封住，是受了内伤吗？何以脉息尽绝？难道连你……连你都没办法救她吗？”

檀静玉默了少时，才哑着声道：“并非脉息皆绝。打斗中，她被体内气劲反噬，寒劲控体，正气大虚，体内正邪相抗，气血被滞阻，故脉息呈伏而不现之象。我无法救她，乃因此时恰逢她突破武阶期段，若有外力强行进入，体内各道气劲再行相抗，她必死无疑。任何办法我都想过了，现在，只能期待在寒劲冻伤她肌体前，她能突破武阶，自行恢复过来，否则……”

他的心里头，既急且痛，又无能为力。愧与疚，就像那决堤的洪水，倾覆，摧毁，说来就来，无法压抑。

檀静玉双臂越发收紧，寒气冰冷，冻得他全身有微不可察的颤抖，连声音也带着颤音。他的口中，反复唤着“阿馥”，好似里面有一条微弱而无力的细绳，要将她牵引回来。明明这样近，但寒冷就仿佛是他们之间横亘的天堑。

楼盈月立在原处，凝神静视少时，一腔心绪波澜。她的双手紧握成拳，趑过身，便往黑牢外奔去。黑牢中不能置火盆，她遣侍女去往珍储阁，将十张新做的蚕丝锦被都搬入黑牢。

众人起初面面相觑，不敢行事，但素知楼盈月平时就不是个好惹的主儿，素来又骄纵惯了，若不照她所言，癫起性子来只怕除了庄主，谁都挡不住；如顺了她的意，又担心坏了规矩，遂一边应声道好，一边寻了人赶紧禀庄主去。

楼晏听人来报，沉了沉脸，表示只要慕容馥不离开黑牢，其他便随楼盈月去了。

眼见众人将东西都送齐进去，楼盈月在黑牢外站立少顷，才朝海棠林深处跑去。

日已西垂，一轮明月似显未显，半圆不缺，剪纸片一般，垂在海棠树梢上，衬着西山欲去还留的残霞。

晚霞连绵，透过千万树灿烂盛放的海棠花，碎金点点，弥望皆是绯红，整片的纷纷扬扬，好似整个海棠林都罩上一层霞红细纱，生生地带出些境味，不知该说是鬼魅还是凄艳。

细纱深处，一间精舍孤然自立。

精舍周围，盆盆山茶妍妍而绽，晚霞中，静寂渊默，像一幅意境深远的妙笔丹青。

火红身影贸然奔来，似一团火星落了画，焚烧摧毁，打破这一番似画的场景。

身影动间带起劲风，簇簇山茶茎叶摇曳，几只惊鸟急冲云霄，飞花缠绵追随，虽是有风助力，但到底少了翅膀，斯须已是往下飘坠。

红衣身影彻底隐入精舍之中。飞花落地无声。

“二兄！”楼盈月经闯急呼。

茶香氤氲扑鼻，房中摆设依旧清简单调，窗外隐约几声鸟啼。

晚霞绯红艳光，透过镂花窗棂格子，渗入房中，拂在茶案一角那枝垂丝海棠上。

海棠斜插在月白釉素纹胆瓶里，仿佛那粉紫颜色是自素白里横生出来，颤巍巍的，别有娇弱姿色。如同一个绝代佳人，空谷幽兰般，遗世独立。

这遗世独立的后侧方，席案前，闲闲坐着一名男子，一侧置放着两根拐杖。

衣衫是月白色，质地是靖国的水云缎，乍眼看去，没有任何图案，一旦有光，便如水云波纹一般流转，宽敞袖口与对襟处，皆是银

线绣制的图纹。

光线一动，纹是朵朵山茶花。

男子手指修长，执着釉色如竹丝的白纹敞口瓷杯，纹理透过指缝露出，仿佛藤蔓纠缠到指间去。他低首，细细嗅品，起落动处，姿仪分外闲雅。晚霞将其侧影斜拉在地，明明雅致如他，却一身孤岑滋味，令人忽觉天涯跟前，寂静寡欢。

一杯茶尽，男子方置下茶杯，回转过首，看向楼盈月。

动处折光刺眼，男子半张右脸，皆被收在那银箔打造的面具中。半边银面具折映着晚霞，好像兀自开了朵朵海棠，荡起一片霓虹光影，衬着他另一边的剑眉修目，越发山水兼容，俊美无俦。

足以想象，若取下面具的右脸也如左脸这番，这该是一个多么丰神俊朗、姿貌端华的男人。只可惜，面具下掩住的半张脸，是那一夜檀静玉所见的触目惊心。

“水刚刚开了，小妹是来找我喝茶的吗？”楼少容淡淡开口，嗓音暗哑，涩如刮竹。

喉咙受损，生生将一把天籁之音毁成刮竹刀声，入耳惊心。窗外有风轻拂，沙沙抖动着花枝，声若蚕食，不显幽怖，反而比他的声音还悦耳几分。

楼盈月深吸一口气，近了楼少容身侧，伏在他身边，拉住他的手，道：“二兄，我求你帮我个忙！”

楼少容目光落在楼盈月脸上，眸色幽漆，深似古潭。

他在等她的下一句。

楼盈月道：“你帮我求求爹爹，让阿馥离开黑牢，好不好？”

她的语气着急，是他从未听过的恳求滋味，很深。楼少容若有所思，问：“阿馥是……檀修带入庄里的那位姑娘？”

楼盈月点头如捣蒜，急急道：“阿馥她……她身体不好，若是一直待在黑牢里，她……她会死的！二兄，你救救她好不好？”

楼少容静坐垂眸，一心澄澈，道：“檀修他找过父亲了。”语速徐徐，不是问询，而是肯定。

“找过了……”楼盈月一双皎如明月的眸子里带出蒙蒙雾色，“我原本也是去找老头子求情的，去的时候，见檀哥哥已经在阁里了，我便立在门口，想听老头子怎么说。可……可檀哥哥便似魔怔一般，对老头子动手，可……可老头子宁愿被他杀死，也不肯将阿馥转移出黑牢！”

楼盈月说着说着，声音哽咽，犹带哭腔：“二兄，为什么呢？阿馥她……她已经那样了，即便离开黑牢，也不可能逃得出海棠山庄。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老头子连这样小小的要求都不肯答应？他……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是连路边见一乞儿都会心起怜悯的人，更何况这是一条人命啊！而且，阿馥她教我剑法，她是我的朋友。我从小到大，都没什么朋友，好不容易认识一个，老头子却把她关入牢里！他不是自小教导我们，人活于世，应该记得恩德情义，四字重如泰山，可堪撑起人之脊骨吗？可现在，我眼睁睁看着我的朋友命在旦夕，我……却什么也帮不到，什么也做不了！”

“小妹，父亲……也有他的苦衷。”楼少容取过拐杖，立起身来，走到窗边。人站在霞影中，月白衣裳像落在了染料里，带出斑斓涟漪。

楼盈月惊随立起，声音颤颤，反问道：“能有什么苦衷，比得上一条生命重要？”

楼少容语调依旧平静：“小妹知道山庄丢的是什么东西。”

他的声音太淡，以至于楼盈月听不出是问句，还是陈述。

“我……”楼盈月顿了顿，不知是因惶惑，抑或是因心虚，“丢了什么，都不会跟阿馥有关系，我可以性命担保。”

“担保？”楼少容陡地侧身，目光定定，将她看住。光芒在半副面具上倏地一凛。他的声音如同自深潭底处传来，冷道：“你有几条性命为她担保？你有多了解她？除了知道她叫慕容馥外，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楼盈月双唇颤抖，说不出来。

她与慕容馥相交，也不过这二十来日，能相投至此，靠的无非是眼缘。

楼少容继续道：“不过十八九岁的少女，修为已臻地武阶段，她

岂能是常鳞凡介之辈？如此一个身份不明、修为高深的女子，半夜三更，为何会出现在飞瀑亭上？并且恰恰我们山庄至宝冰海棠被盗，你说，她能真的一点儿干系也没有吗？”

“是巧合……”楼盈月抖着双肩，泪珠自眼角滚落，连连摇头，“二兄，真的是巧合。山庄里阿馥她不熟，我曾与她在飞瀑亭上喝过酒，她才知道了那个地方。这些日子，她时常在飞瀑亭上练箫。昨夜她会出现在那里，兴许……兴许只是睡不着，才会跑到亭上练箫，恰恰又碰上……碰上冰海棠被盗……”

楼少容轻哼一声，道：“这样的话，说出来，怕连你自己也不信。”

“真的……真的与她无关的！”楼盈月哭着道，胸息因抽泣一起一伏，锁骨也随着嶙嶙地显着，仿佛要戳出皮肤。

楼少容问：“与她无关？那与谁有关？这世上哪来那么多‘巧合’？”他的目光凝在她脸上。

楼盈月只觉得被他的目光刺得千疮百孔。

夕阳西下，人面渐暗。

“我……”她卸尽力气般捂住脸，身子颤抖，犹如临风的幼树，低喃道，“是我……害了她……”语气里凝着一股不堪重负的愧疚。

拐杖咚咚击地，楼少容靠近她，目光瞬也不瞬，问道：“小妹，你知道是谁拿走了冰海棠，是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楼盈月长睫一抖，垂眸，把目光敛入眼帘中，无措地摇着头，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语气早已泄露圭角。

“你知道，你知道是谁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为他找借口？”楼少容步步紧逼，“蔺玠不是为你去买东西，他是拿着冰海棠，离开海棠山庄了。”

楼盈月满面泪痕地抬起头，一张花容月貌的脸，唰地惨白。那白不是皎皎明月的白，那是未曾织茧便僵死的蚕虫的白，惨淡、僵硬。

她看着他，愣愣地，身躯犹带战栗。

楼少容道：“你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小妹，你只知道冰海棠是家族至宝，但你可知道，为什么父亲从来不走入冰室，甚至，从未